

俺



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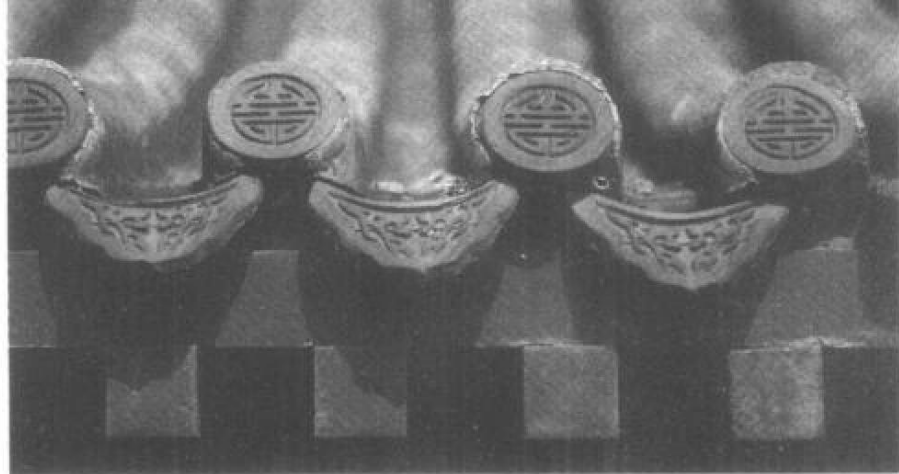
本书主要图片
获首届中国国际民俗摄影年赛
“人类贡献奖” 大奖

焦
波



娘

爹



俺爹俺娘

焦波

FV2P/0602 山東畫報出版社

书 名 俺爹俺娘

著 者 焦 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厂址: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编:253006)

版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 月第 4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880×1230 毫米)

5.625 印张 55 幅图 83 千字

印 数 20001—25000

I S B N 7-80603-312-2/Z·52

定 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俺

目 录

001 为爹娘“摄影”(序)

007 **第一辑 俺爹**

008 命大的爹

011 爹的“之乎者也”

016 拉大锯

020 花盆灯

022 行人头

025 四根香蕉

026 改大门·盖新房

031 较真

041 **第二辑 俺娘**

042 娘的小脚

047 哪个女人不死三五个孩子

051 娘仅识一个字

052 擦鱼锅

054 灶王

056 割断绊脚线

060 绞脸与剪发

065 送行

067 过生日

072 姊弟情

075 **第三辑 俺爹和俺娘**

076 娘和爹，爹和娘



俺

目 录

- 090 大院子与大筊子
- 095 粮食
- 098 寿坟·寿衣·打狗棍
- 102 最后一口棺材
- 105 上泰山

113 第四辑 俺家

- 114 五婶娘
- 120 爹娘打我
- 122 驴驮子上的故事
- 126 大包子
- 128 老柜子
- 130 隔代情
- 139 爹娘和傻瓜儿子

145 第五辑 俺爹俺娘俺家乡

- 146 天津湾的水
- 148 窑货岭
- 152 土洞的故事
- 154 八月十五闹元宵
- 157 铡草·捣药·踩箱箩
- 160 锢露哥
- 164 官厅场
- 170 “破提篮”里出学子

173 还为爹娘摄影（跋）



为爹娘“摄影”(序)

在我学摄影之前,爹娘只照过一次相。

那是日本鬼子时期办“良民证”时村上让照的。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爹24岁,娘26岁,他们交了钱,到8里外的源泉村去照相。男女分开,四个人一组,坐到一根长凳上照。相片到了村里,伪村长控制起来,必须再交钱才能拿到相片。爹又交了两份钱,却只得到自己的一张相片。不知是没把娘照上,还是别的原因,娘始终没见到自己的相片。爹说,年岁长了,他当时照的那指头肚大小的相片也早找不到了。以后三十多年,爹娘再没见到过照相机。也难怪,我们村太穷,人穷了哪有心思照相。

长大了,我走出了穷山村在外教学。1977年春天,我带着岳父抗日战争时期在战场上缴获的那台德国产蔡司伊康相机回家时,爹娘用粗黑的手抚摸着这神奇的玩意儿,眼神里充满疑惑:“这方匣子咋能照出人影呢?”当我按爱人给调好的光圈、快门,举起这“方匣子”要给他们拍照的时候,他们你看我,我看你,躲躲闪闪,不知所措。还说:“别照了,俺长得又不好看。”这一次,我拍的照片大

多数都虚了。以后，我还带着人家的照相机回去过几次，终于拍下了娘扶着我不满周岁的儿子学步的瞬间，记录下当木匠的爹拉大锯的神情，还单独为爹娘拍了一张清晰的合影。

1983年，也是春天，我开始照着书本学习摄影。当时，正值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承包了几亩责任田，爹娘如鱼得水。爹娘干啥都要强，种地也要种出个花样来。他们像过筛子一样细细地耕耙土地，像种花一样侍弄地里的庄稼。我在城里工作，也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回去帮一下忙。刚学会拍照就如同刚学会骑自行车、开汽车一样，如痴如醉。跑街头、下工厂、到



这是爹娘的第一张合影。爹娘常说，我那时的水平只是“照相”，以后的水平才叫“摄影”。(1978年)

农村，工休日都搭在创作上，回家的次数少了。爹在地里忙不过来，他性子急、脾气倔、好强，但毕竟年纪大了，劳累时就冲着娘嚷几句，说我忘了家，忘了本，“修正主义”了。偶尔我回去干点活儿，也是一肩挑着担子，一肩挎



着照相机。爹看见，又嚷起来：“干活就要正经干，你这是啥样？‘要饭的牵个猴子——玩心不退’。”娘出来圆场：“学照相咋不是正经事？都像你这一辈子只认得锄把、斧头？”

我的照片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了，我高兴地把报纸给爹娘寄回去。然而，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回信。

秋天到了，庄稼熟了。我因单位有会议拍照不能按时回家秋收。过了几日，也没有收到爹催我回去的书信，我心里不安，等会议结束，便匆匆往家赶。为避免见面不愉快，我把照相机放在包里。走进家门，才知秋粮已收割进场，冬小麦也快种完了。望着年近七旬、疲惫不堪的爹娘，我歉疚极了。娘却安慰我说：“没啥，俺习惯了。今秋你爹就是不让捎信催你来家，说你正忙着正经事呢。”

山区的秋天是美丽的。农家院里满目秋实，我想创作几幅农家金秋的作品，需要爹娘参与到画面之中。跟他们一商量，行！我告诉他们，在镜头前面不要紧张，全当我不在场。我利用门口作框架构图，让高大的玉米垛充满画面，捕捉娘用簸箕簸粮的瞬间，取名《窗口》，透过农家丰收的院落这一“窗口”反映农村改革新貌。我还拍摄了爹手捧大地瓜由衷喜悦的镜头……这个秋天，我相机里的收获不次于丰收的田野。

报纸发表摄影作品，都在署名后带“摄影”二字。渐渐地，爹娘不再称我拍照为照相，而是改口为“摄影”。家乡人读“摄”为“聂”，“摄影”说成“聂影”，听别人这样说我觉得别扭，但从爹娘口中说出这两个字，我听着十分舒服。



邻居们也喜欢让我拍照。每当有人说要我照几张照片时，爹娘都要给他纠正：“他这不叫照相，叫‘聂影’。不要绷着脸，要的是自然。”他们还有意跟我的拍照对象拉家常，说几句笑话，以便我在一旁抓拍。“报社里的记者都是这样‘聂影’的。”他们告诉邻居。

过了不长时间，我还真地考进了报社，当上了记者，“方匣子”也换成了“长镜头”。报纸上隔三差五有我拍的新闻照片。从那时起，爹养成了看报的习惯。报纸一到村里，爹便抢着看报



上的照片。如果报上有我的作品，他便回家讲给娘听。爹的脾气也似乎改变了许多，很少再听他吵嚷。我每次回家，也都跟随爹娘的活动“摄”几张“影”，他们在我的镜头前十分自然，该干什么就干



什么。时间久了，我也为爹娘拍了不少“作品”。

1990年，我组织了骑自行车长征路摄影考察队，这两万五千里，便成了爹娘最关注的“热线”。每晚电视里播放天气预报出现中国地图，爹便指点着某一个点，告诉娘我已到达的地方。我在外考察的九个多月里，报纸上有关我们的报道，爹每期必读，有时还把报纸借回家读给娘听。雪山草地是考察长征路的“重头戏”，也是艰难险阻最多的地方，还几次出现危及生命的险情。我把这段感受最深的经历写成长篇通讯，见报后，爹一边看一边掉眼泪，但没把这篇报道读给娘听。以后的几天里，他不住地念叨：“摄影不易呀，比俺种地难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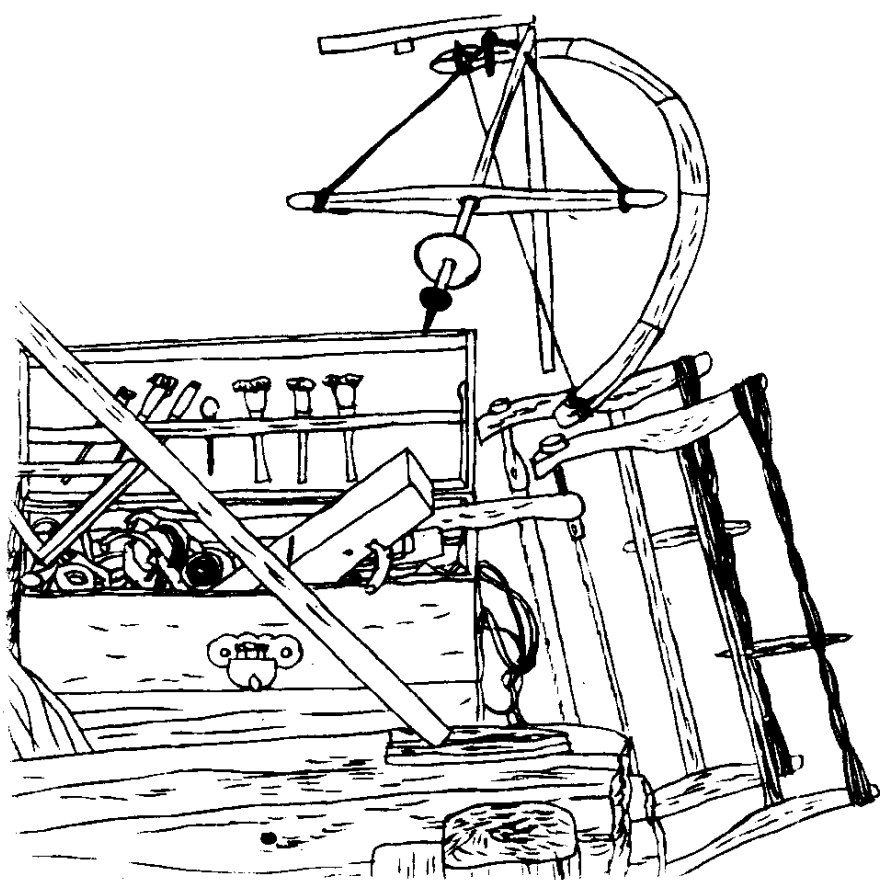
岁月无情，爹娘老了。20年来，我给他们拍的照片已有一大摞。这些照片，记录下爹娘的日常起居，接人待物，喜怒哀乐，也记录下爹娘身边的风土人情，世事沧桑。我把这些照片拿给爹娘看，他们十分喜欢，也常对人夸耀。儿子为什么总对着“长得不好看”的爹娘拍来拍去，他们或许不理解，这些照片会

派上什么用场，他们或许也想不到。但他们相信，儿子做的事是对的，也只有儿子才会这样做。爹娘对儿子是无私的，儿子对爹娘也是无私的。

1994年9月，又是一个金秋。我已到北京工作，带了妻儿回家给爹贺80大寿。寿宴以后，我给爹娘留影。在他们的配合下，我又拍了两张十分满意的照片，回京后分别放大寄了回去。过了些时候，当我再回老家探望爹娘时，见这两幅照片并排镶在一个大镜框里，挂在爹娘的床头。惹人眼目的是，在两位老人照片下面，爹用毛笔写了四个字：焦波摄影。

俺

第一辑



爹

命大的爹

奶奶嫁给爷爷，共生了一个孩子，48岁时被痲病夺去了生命。

十一个孩子中，爹是老大。后边的弟弟妹妹两年出生一个，也基本上两年死一个。爹15岁时，流行瘟疫，他的弟弟妹妹一天中死了三个。患痲病的奶奶痛苦得昏过去三次，当木匠的爷爷打了三口小棺材。

爹很小就跟奶奶下地干活，上坡拔草、剜菜，八九岁就跟在爷爷屁股后边拿斧头、递凿子，11岁就开始拉大锯。艰难的生活，摔打得他结结实实像个木墩子。

一天，本家的一个老姑来我家玩，她细细打量了一番在院子里玩的爹和两个弟弟，指着爹的两个白白净净的弟弟说：“甬看这俩长得好，我不喜欢，

他俩都是来要账的。”说完拉过我爹，搂在怀里：“这一个我喜欢，用石头砸也砸不死。”她还真说着了，过了些时候，爹的两个弟弟相继死去。待到我娘嫁到我家时，奶奶还生了两个孩子，也都先后死了。爹共十一个兄弟姊妹，就剩下他一个。

爹长大后，遇到过几次险情，都躲了过来。30岁那年夏天，他去东山里买木头，那里流行霍乱，和爹一块去的三个人，都得上病了，回来死了两个，唯独爹没事。还有一次，爹在外村做完木匠活，天已黑了，一人抄小路往家走，不小心一脚踩进路边的水井里，幸亏肩上的大锯横卡在井口上，爹手抓着结实的锯梁，才没掉进井底……至于他50多岁时的那次遇险就更玄乎了，一天，爹在坡里给生产队干活，休息时，到一个僻静的石堰下解手，刚蹲下一会儿，忽听得不远的采石场里有人喊：“放炮了！”



“落了枕，擀面杖滚。”爹嘴里嘟囔着，用这种方法给落枕的外甥女治疗。(1997年)

爹的“之乎者也”

爹小时候上过四年学，读完了《论语》，《孟子》刚读了个头，便辍学跟爷爷学木匠了。

爹的记性好，学过的知识记得牢，平时说话，凡扯上点古文词句的，都搬出来和土话结合一下。土话里头掺古文，白话之中加诗词，听起来十分有意思。

小时候，爹常提几个问题，考我和二姐，我总是抢先回答，也往往答错。但等二姐回答正确时，我又会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时，爹便会教训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来“之”去，我哪里能懂！爹再给我解释一遍，还是记不住。爹便大声训我，我哭了。娘在一旁看不下去，冲着爹说：“啥事‘吱吱吱吱’的？是知了还是蚰蚰？你好好说嘛！”娘的话，把我逗乐了。

